

國大競選內幕

梅影盦主撰

版權所有

上海新民出版社印行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五月出版
定價每冊國幣十二萬元。

目 錄

- | | |
|-----|-------------------|
| 第一回 | 上廬山主席憂國是走故都大使訪賢才 |
| 第二回 | 唱高調書生論改革 玩花腔武將搞和平 |
| 第三回 | CCC開罵反挨罵 黨黨黨行憲又違憲 |
| 第四回 | 爭副座蔣孫陳同心 宴桃園于李程結義 |
| 第五回 | 過河搭橋胡適邀寵 吹笙引鳳居正奉陪 |
| 第六回 | 放冷箭牆頭貼傳單 龔大砲汽車送代表 |
| 第七回 | 三退三進險成僵局 一哭一笑話不投機 |
| 第八回 | 煮咖啡深宵論選事 爭坐位小黨講斤頭 |
| 第九回 | 唱假戲反派激人心 吐真言忠臣露馬腳 |
| 第十回 | 捧丑角有趣是肉麻 講維新巧計成虛話 |

第一回 上廬山主席憂國是
走故都大使訪賢才

話說中華民國立國三十七年，歲在戊子，正是抗戰勝利兩年有半，海內仍是烽烟滾滾，民不聊生。祇看那通貨膨脹的惡鬼，一勁兒地趕着物價直線上昇，街上兒童都唱着一支歌謠，說什麼——

一萬兩萬，喝碗稀飯；

一千兩千，抽根香烟。

百姓痛苦非凡，無處訴說。這真是一個空前絕後的大難，像是尅着掃帚星的霉運了。

當今國民政府主席蔣公中正，南征北剿東討西伐，席不暇暖，爲的是

要打平天下。偏偏遇上流年不利，連連在關裏關外吃上不少敗仗。蔣公日理萬幾，憂心忡忡，想着那些部屬祇顧自肥，臨到交鋒便被殺下馬來。夫人從旁安慰，也不能解去心頭煩悶。

臘鼓聲中，急景凋年，木葉盡脫，北風瑟瑟，好一片急人天氣。蔣公夫婦計上心頭，忽然動了遊興，無妨到廬山去過一個快活年。於是下令準備坐機，祇帶了幾個貼身心腹，向西飛去。到了廬山，脫去萬丈紅塵，主席清淨了許多。這雖然是隆冬天氣，雪景倒也逗人喜愛。蔣公駐蹕以來，接連來了幾個好天氣。主席時而獨坐，時而出遊，心理無非是想着行憲的國民大會就要召開，滿朝文武都擁戴他當總統。但是，把主席的台銜換上一個總統，還不是那麼一回事兒。國事如焚，美援遲遲。太平洋彼岸的國會議事堂裏，舌槍唇劍，傳來了許多不利的消息。那位熱心的朋友魏德邁一去如黃鶴，沒有下文了。蒲立特和周以德費盡心機，諫請美國政府多掏

出一些本錢來援助中國政府，也祇是——

祇聽樓梯響，不見人下樓。

馬歇爾還在冷言冷語，說什麼中國百官貪污無能，缺乏領袖人才。這前一句話倒還罷了，這後一句話不是指着和尙罵禿驢嗎？又傳聞馬歇爾有信給司徒雷登，說是對中國總統和副總統人選，美國都不很滿意。馬歇爾呀馬歇爾，好不恨煞人也！

早些時候，京中傳說美國要捧出一個李宗仁，和當今蔣公並登寶座：一個總統，一個副總統。主席跟前不能有個討厭的傢伙。李宗仁也是戎馬一生，說翻臉就翻臉。那年兩廣事件，主席想來不免還有餘悸。副主席孫科，書生本相，言必聽計必從，親蘇而反蘇，親美而反美，花樣推陳出新，倒也討得不少歡心。美國偏偏挑上了個李宗仁，和當今作對。居心何在？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主席夫婦在廬山上已經住上十幾天。十幾天的心頭盤算，也該有了個主意。好，就讓你李宗仁幹吧。美國既然捧李宗仁，看你美國還把錢口袋扣住不放？金元金元，萬事亨通，還是討個吉利吧！

主席的主意既定，我們且按下不表。

看官們，你道李宗仁是誰？原來他是北平行轅主任，坐鎮故都，身膺重任，好不威風。但是自從傅作義拜帥以來，李宗仁的大權已經旁落，剩下孤家寡人一個，又好不寂寞。再不另謀發展，前途便大可憂慮。

李宗仁正在愁眉不展，彷徨無計，一日，傳達通報有美國大使司徒雷登來訪。兩人言談之下，真是相見恨晚，連稱三生有幸。自此兩人便成莫逆，你來我往，爐邊天下，談得好不暢快。

美國大使爲什麼看上了李宗仁？這是說來話長的。原來美國一心想看

拿住中國，要讓這個政府去打共產黨，給了槍砲又給錢，給了飛機又給船，把這豪紳地主官僚買辦的政府穩住腳跟，他們便可以忠心美國，替美國奴化中國老百姓。但是，這個政府又太不爭氣，美金變成法幣，轉了一道手，又變成美金，寫上關老美國銀行的存摺上去了。軍火和兵器在前線變成了商品，賣給了對方；那些來不及賣的，也在交鋒之中，去把了別人。看到這些現象，美國人不能不吹鬍子瞪眼，大罵山門。

恰好此時，李宗仁在失勢之餘，還玩了一點新氣象。閒來約請幾個學者名流，坐在居仁堂裏，吃吃茶，聊聊天。據說這是禮賢下士，博採羣議。那些學者名流，說了一些什麼，在下沒有那個福份，自然沒有聽見。想像起來，搖羽扇而獻策，端茶盞而進言，官民之間是其樂融融的。

這時有個『過河卒子』胡適，自從卸任駐美大使，接辦北京大學以來，胡裏胡塗兩三年，適南適北四五遭，庸庸碌碌，也該有了個靠山。以

他在美國的聲望，在北平近水樓台拍上李宗仁，是自有道理的。李宗仁也是新近受寵，頗能得到洋人歡心。於是一李一胡，一文一武，相互籌唱。美國看了也大為開懷，額首稱慶，以為中國深得其人了。

美國一心想捧李宗仁當副總統，也取得了以校長爲首的『民間』支持。傅作義是樂得看見李宗仁高陞，以便獨攬大權，少個掣肘的人。以『小四行』（大陸，金城，鹽業，中南）起家的政學系也把住了華北和東北的國大代表，給李宗仁壯起了聲勢。南方的安徽，有李品仙代籌選銀。廣西更是桂系大本營，必將傾一省之富，爲李宗仁一爭天下。身居李下的『小諸葛』白崇禧，在京中刺探虛實；且又遙領六省總部，也可拉攏一批選票。

陣勢擺了起來，李宗仁是否宣佈競選，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唱高調書生論改革 玩花腔武將搞和平

話說李宗仁的陣勢已定，便拍了一通電報，請示國府主席。主席打定主意，前文已經表過。接到李宗仁的電報，便也欣然同意，回電贊成。這時的李宗仁真是好不開心。

紐約時報駐平記者給該報發了一條電訊，文曰：『李宗仁將軍是一個有着高度建設性的軍人，他以往在治理中國廣西省時，曾經有過重大的成就，並且他還具有遠大的政治眼光。現任中國國防部部長白崇禧將軍和現任廣西省省長黃旭初先生都曾在過去李氏治理廣西省時，成為最有力量人物。許多年來，李氏並未成爲國民黨勢力派所包圍的人物，他以超脫

的地位，在對日戰爭中從事對日的軍事指揮工作。中國的各黨派對他都頗具好感。故未來競選副總統的人物中，他是一個可能性極大的而爲競選者的勁敵的一個。』既然是美國人鼓勵他出來競選，他便下定決心揣測美國人的脾胃。李宗仁第一次宣佈競選綱領，便是在招待外國記者的席上用英文散發的。因此，他的競選綱領反倒首先在外國披露。說來倒也有趣。

- 二 李宗仁的競選綱領共有四條：一、輔佐元首，肅清貪污，改革政治。
- 二 實行民生主義，清算豪門資本。三、培植民衆武力，加強戡亂力量。
- 四 樹立獨立自主的外交，不恫嚇，不乞憐。

競選綱領是說給美國老板聽的，正合司徒雷登提倡改革運動的心意。早先，政學系與宋子文合作，已經搞出了一個『中國社會經濟研究會』，標榜三十二條，雖然不是對症下藥，但是說來娓娓動聽，也使若干人砰然

心動。國大開會之前，那些冒牌的『自由主義者』一個宣言，一個座談，國大會前有南京四十七教授『爲當前時局告國人書』和南京大學教授一百人『發表對時局宣言』，國大會中有上海六十三人的『對當前局勢的主張』。廣州教授也有組織『聯誼會』的活動。南京『中國論壇』雜誌自稱早已成立了一個社會經濟研究社。南京以『主流』雜誌撰稿人爲主體成立了一個中國民主自由社會主義學會。國大以後，以研究憲政推進民主爲標榜的團體，也如雨後春筍，熱鬧非凡。不過這都是後話，看官們且耐心等一下吧。

這些宣言和主張，都有一套美麗改革，也有比較勇敢的還提出了和平的口號。有的是對兩邊都罵，有的是專罵政府，語氣的激烈，實在令人咋舌。上海六十三人的文件，就屬於這一種。這是CC和軍統合作的文件。草稿寫成後曾經兩次修改，第一稿是兩邊都罵，第二稿是罵中共稍輕，發

表的第三稿根本不罵中共。發起人的原定計劃是要廣泛地徵求簽名，好使老虎披上羊皮，顯得越發和善一些。但這計劃是失敗了。南京四十七人的告國人書說了一連串的『民主』，『自由』之後，文章一轉，請看：『萬一不能出此，則惟有退而切望現政府認清時代潮流，澈底改革，推行民主政治，保障言論思想之自由，厲行經濟教育之機會均等，以打破目前之僵局。』南京的『中國論壇』雜誌，也有同樣的主張，『求和平統一，如若不能，應毫不躊躇的退而擁護政府，改組政府，以一種哲人政治賢人政府來執行，並完成各種澈底的改革，亦即完成不流血的新革命運動。』

李宗仁的競選動機，競選綱領，說穿了也就是這麼一套。兜一個大圈子，還是保持這個代表地主豪門和官僚的政府。有如五十年前康梁變法的君主立憲一樣。

美援遲遲不來，蔣主席心焦萬分。美國既然捧李宗仁，蔣公以爲給他

一試副總統也未嘗不可，藉此釣來花花綠綠的美鈔，焉知非福？

李宗仁正在得意洋洋，沒提防陳家兄弟可看得眼花了。俗話說得好，『蔣家天下陳家黨』。臥榻之旁，豈容許他人鼾睡？CC 動了腦筋。捧李宗仁的政學系早有預感。張岳軍曾向CC 低頭，表示改組後的行政院歡迎CC 參加。CC 當然不肯自入陷阱，便斷然來了個拒絕。以後，張岳軍又表示決心辭職，準備辦理移交。聰明的陳家兄弟當然知道張岳軍是以退爲進，自然不肯輕易上當。按照CC 本意，他們既然在立法院佔了多數，閣揆自然應屬CC 。CC 想着你們鬧改革，我也何嘗不會改革？與其你們改革，何必我也不來一套改革。他們在上海已有發動，而且和武裝同志結了同盟，大衆夜報主張『和平運動』。就是和政學系唱對台的，和平，和平，雖然動聽，歸根結底，還是張獻忠的七個大字，殺，殺，殺，殺，殺，殺！

CC 和政學系天生一對冤家，將來的大戰煞是有得好看。兩方擂台已經擺好，誰勝誰負，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回 C C C 開罵反挨罵 黨黨黨行憲又違憲

話說陽春三月，鶯飛草長，正是好個惱人天氣。全國各地，三山五岳，英雄好漢，衆家兄弟都掛出大紅綵條，來到都門。旅館飯店都告客滿，戲院歌場甚是熱鬧。膳費，宿費，公費，旅費，平均一天是七十億元。這些游資繁榮了南京，商店老板無不笑逐顏開。祇令南京的老百姓羨煞，嫉妒煞，恨煞！那些行乞渡日的難民，已被趕往城外。被趕到蚌埠去的一下子就是三千，石頭城裏，真像一片極樂世界了。

C C，政學系，太子系，黃埔，三青團，元老派，留德派，民社黨，青年黨，地主，資本家，豪紳，土劣，將星，謀士，美國留學生，國大之

鶯，國大之花，諸色人等，一應俱全，報到的報到，領錢的領錢。大會未開之前，那些積極份子忙着拉票，且不說他。閒散一些的便到玄武湖去吃吃船娘的豆腐，到夫子廟去捧捧歌女。于大鬍子的兩位女將范雪君和王立文，都在家裏常川擺着牌桌，實行『麻將會友』。在孫科公館出出入入的都知道有一個海上名花藍妮小姐。留聲機一開，柳腰款擺，粉腿輕移，管教你那些代表老爺在華爾滋的旋律裏，骨頭一酥，一摟一拉（拉票）之間，神聖的一票便算決定了。

這一天到了三月廿九日，鑼鼓一敲，行憲以後的第一屆國民大會就算開場。不知怎的，是皇曆沒有看好，還是陰陽先生錯看了風水，一上場，便不吉利。十位『東方甘地』來了個聯合絕食，弄得黨國要人煞是攬不出腦汁；不過後來也都解決，各項費用一體照發。趙遂初抬了口棺材，要把喜事人家弄得霉頭觸盡；幸好事情解決，這位自號『候補民主烈士』的，